

特德 姜《大寂静》中的非人类叙事研究



曹业彬, 程秋月, 彭石玉*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 本文以非人类叙事理论为主要研究视角, 探讨特德 姜短篇小说《大寂静》如何通过非人类叙事突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小说中波多黎各鹦鹉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 原本身为观察对象的动物被置于叙事中心。首先, 小说将鹦鹉作为整篇文本的叙事者, 成为了叙事主体。其次, 鹦鹉作为非人类观察者, 产生了观察视角的反转的效果, 使人类由观察者转变为被观察者, 从而揭示人类在认知他者层面的局限。最后, 小说借鹦鹉濒临灭绝的处境, 将宇宙“寂静”与地球上非人类声音逐渐消失的现实形成对照, 使物种灭绝不仅表现为生物意义上的损失, 也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记忆和文化的消逝。《大寂静》通过非人类叙事让“动物的声音”进入文本并成为叙事主体, 借此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 也为人类理解非人类生命提供了新的叙事视角。

关键词: 特德 姜; 《大寂静》; 非人类叙事; 人类中心主义

DOI: [10.57237/j.jsts.2026.02.002](https://doi.org/10.57237/j.jsts.2026.02.002)

Non-Human Narration in Ted Chiang's *The Great Silence*

Cao Yebin, Cheng Qiuyue, Peng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non-human narrative theory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exploring how Ted Chiang's short story *The Great Silence*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c discourse model through non-human narration. In the story, the Puerto Rican parrot serves as the first-person narrator, placing the animal—originally an object of observation—at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 Firstly, the parrot functions as the narrative voice of the entire text, becoming the narrative subject. Secondly, as a non-human observer, it creates an effect of reversed perspective, transforming humans from observers into observed subjects, thereby revealing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cognition in understanding others. Finally, the story juxtaposes the "silence" of the universe with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non-human voices on Earth through the parrot's endangered situation, making species extinction not only a biological loss but also the vanishing of a unique memory and culture. By incorporating "the voices of animals" into the text and making them the narrative subject through non-human narration, *The Great Silence* reflects on anthropocentrism and offers a new narrative perspective for human understanding of non-human life.

Keywords: Ted Chiang; *The Great Silence*; Non-human Narration; Anthropocentrism

基金项目: 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七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 (基金编号: CX2025515).

*通信作者: 彭石玉, pengshiyu@wit.edu.cn

收稿日期: 2026-07-06; 接受日期: 2026-08-17; 在线出版日期: 2026-09-07

<http://www.joscitechsoc.com>

1 引言

特德·姜(Ted Chiang)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自1990年发表首部短篇小说《巴比伦塔》以来,他仅出版了17部作品,却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科幻奖项,包括星云奖、雨果奖和约翰·W·坎贝尔纪念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中、德、意、日等多种语言。他在科幻文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已跻身科幻文学领域最优秀的作家行列。特德·姜的作品不像传统关注未来书写未来与星际的硬科幻作品,而是更加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考,所以他也被认为是一位创作“人文主义科幻(humanist sci-fi)”的作家[1]。他的作品《大寂静》(*The Great Silence*)于2016被收录进《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2016*)。这是一则寓言故事,由一只波多黎各里奥阿巴霍森林特有的波多黎各鸚鵡以第一人称视角直接向人类讲述。在故事中,作者借鸚鵡之口提出了疑问:人类为何如此执着于探索星际通信的可能性,却常常忽视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声音与需求?

《大寂静》起初是波多黎各艺术家珍妮弗·阿洛拉(Jennifer Allora)和吉列尔莫·卡尔萨迪利亚(Guillermo Calzadilla)与特德·姜合作完成的一件跨学科艺术作品。在“跨越鸿沟(Bridge the Gap)”会议上,两位艺术家邀请特德·姜为一部探讨拟人化、技术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关系的视频装置撰写文本[2]。该作品于2014年至2015年在费城展出,主要形式为在房间里布置三块屏幕,分别播放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里奥阿巴霍森林的影像以及《大寂静》的滚动文本,将人类天体观测的行为与濒危鸚鵡的生存处境联系起来,并借此探索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沟通、认知与共存的可能性。之后该文本作为独立作品被发表。

2 非人类转向语境中的非人类叙事

“非人类叙事”是在非人类转向语境下形成的重要叙事学概念。21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界迎来一轮显著的“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需要注意的是,“非人类转向在总体上是一个跨学科事件。”[3]而“作为一门研究讲故事的学问,叙事学同样需要关注‘非人类转向’。”[4]传统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上,往往以人类经

验作为叙事的基本参照,将叙事理解为对人类行动、意识与经验的再现。这一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叙事理论的发展,但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叙事研究中的人类中心立场,使大量以非人类为叙述主体或核心视角的文学作品长期处于理论视野之外。而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这样的文学研究是“残缺的”,是“对万物生灵的忽视、压制。”[5]尚必武指出:“从学理层面上来说,提出非人类叙事首先就是出于丰富和发展叙事理论的需要。”[4]

科幻文学由于经常描写人工智能、动物和外星生命等非人类存在,为非人类叙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特德·姜的短篇小说《大寂静》以波多黎各鸚鵡作为叙述者,在这里鸚鵡并不只是情节层面的设定,而是在叙事推进中承担着重要功能。这使得《大寂静》成为特德·姜的作品中极具非人类叙事特征的代表性文本。正如谢丽尔·温特(Sherryl Vint)指出:“科幻长久以来一直在探究他者的相关问题,尤其是人类与其他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之间的边界——这一议题常借助机器人或人工智能角色展开探讨——这也进一步让科幻具备优势,得以审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6]尚必武在非人类叙事理论中指出,非人类叙事并非单纯描写非人类对象,而是指由非人类实体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文本之中。按照其分类,非人类叙事可分为自然之物的叙事、超自然之物的叙事、人造物的叙事和人造人的叙事。[4]《大寂静》中的叙述主体是波多黎各鸚鵡,因而属于自然之物的叙事。

同时尚必武指出,非人类实体在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通常可以承担叙述者、人物和聚焦者角色,并相应发挥讲述、行动和观察功能[4]。就《大寂静》而言,波多黎各鸚鵡最突出的身份是非人类叙述者和非人类聚焦者。它以“我们鸚鵡”的口吻讲述自身种族的衰亡,又从非人类视角观察人类寻找外星智慧生命的行为。

这种叙事安排使小说具有明显的非人类叙事特征。基于此,本文拟从非人类叙事角度分析《大寂静》,探讨小说中波多黎各鸚鵡如何作为非人类叙述者进入叙事中心,以及这种叙事建构所承担的功能与起到的效果。

3 波多黎各鸚鵡作为非人类叙述者的建构

《大寂静》的叙事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叙述主体的转换上。小说并没有让人类科学家、生态保护者或旁观者来讲述波多黎各鸚鵡的濒危处境，而是让鸚鵡自己获得了叙述权。开篇鸚鵡就说到：“人类用射电望远镜寻找外星智慧，他们是如此渴望与之沟通，以至于发明了一个能听到宇宙深处声音的耳朵。”[2]然而，鸚鵡紧接着反问：“但是我们鸚鵡就在他们身边，为什么他们没有兴趣认真听听我们说话呢？”[2]这一反问构成小说的开端，也明确表现了叙述中心的转移。在这里，鸚鵡不再是人类科学活动之外的自然背景，而是以“我们”的身份进入文本，成为能够观察、质询和回应人类世界的叙述者。

这里鸚鵡自称的“我们”十分重要。小说没有采用单个鸚鵡的“我”来展开自白，而是使用“我们”，这使鸚鵡叙述者的话语带有明显的族群性。“我们鸚鵡”指向了整个正在走向灭绝的波多黎各鸚鵡种群，并且可以“传达集体的声音，呈现集体意识和整体情感。”[7]由此，叙述者的声音既是个体对人类的询问，也成为了种群在沉默到来之前的集体发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自然和动物的悲伤并非仅仅源于语言能力的缺失，而更根本地源于其被剥夺了自我命名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他者的命名[8]。从叙事层面来看，“我们”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鸚鵡作为被人类命名和观察的客体位置，使其获得了一种接近叙述主体的姿态。

并且，鸚鵡作为非人类叙述者并非作者的凭空设想。小说引入了非洲灰鸚鵡阿历克斯的例子，它来自首次尝试证明鸚鵡智力的研究。该项目研究者美国动物行为学家艾琳·佩帕伯格（Irene Pepperberg）表明这只名为阿历克斯的鸚鵡能够对其所说的话语具有概念性的理解[9]。文本写到，“阿历克斯不仅记得关于形状和颜色的词，它甚至理解颜色和形状的概念。”[2]在人类通常的理解中，鸚鵡发声往往被看作机械模仿，它们只是重复人类声音，并不真正理解语言的意义。然而小说强调，阿历克斯“不仅仅只是重复那些词语，它知道自己在说什么”[2]。在此，阿历克斯的故事成为了鸚鵡叙述者得以成立的铺垫，使后文波多黎各鸚鵡的发声具有了更可信的叙事前提。

阿历克斯临终前说出的“你保重，我爱你”[2]也在

小说结尾再次出现，构成前后照应。前文中，这句话属于一只具体鸚鵡与人类研究者之间的告别；结尾处，它则成为波多黎各鸚鵡这一濒危物种向人类发出的最后信息。由此，个体动物的声音被扩展为物种层面的告别之声，也使小说结尾获得了更强的伦理意味。

小说关于“联络声”的叙述，进一步说明鸚鵡的声音并非无意义的自然噪音。文本写道：“每个鸚鵡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叫声来表明自己身份；生物学家称之为‘联络声’。”[2]这里的“联络声”首先指向身份确认：每只鸚鵡都通过独特的声音标明自己，也通过模仿对方的叫声来引起注意。由此，鸚鵡的叫声不再只是人类听觉中的鸟鸣，而是一种具有辨认、呼唤和回应功能的交流形式。随后，小说又将这一点与人类的宇宙通信联系起来：“在 1974 年，天文学家用射电望远镜将一个展示人类智慧消息送入宇宙。那是人类的联络声。”[2] 这使人类向宇宙发送信息的行为与鸚鵡在野外呼唤同伴的行为形成对应。人类试图通过射电望远镜让未知的宇宙生命听见自己，鸚鵡也通过联络声寻找并回应同伴。这样一来，文本把鸚鵡的声音放置到与人类宇宙通信相似的交流结构中，从而为鸚鵡作为叙述者的成立提供了进一步依据。

“声乐学习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建构依据。小说写道：“鸚鵡是声乐学习者，我们可以在听到一种新的声音后学会发出它。”随后又指出：“人类是声乐学习者，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2]这一表述并不是简单地把鸚鵡拟人化，而是从声音学习能力的角度建立人类与鸚鵡之间的相通之处。鸚鵡说：“我们并不只是鸣叫，我们也在发音，我们也在说话。”[2]这里的“说话”并不意味着鸚鵡完全拥有人类意义上的语言系统，而是强调它们同样具有学习、表达和回应的能力。小说正是通过阿历克斯、联络声和声乐学习者这几个层次，逐步加深了鸚鵡作为叙述者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大寂静》并没有直接让鸚鵡成为叙述者，而是通过多重叙事安排逐步建立这一设定。无论是集体性的“我们”、阿历克斯的语言实验，还是“联络声”和“声乐学习者”的描述，都不断缩短鸚鵡与人类之间的距离。这种叙事实践“通过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叙事主体性，使其‘面孔’得以被看见，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10]由此，波多黎各鸚鵡不再只是人类观察和研究对象，而成为能够讲述自身经验的非人类叙述者，完成了小说对非人类叙述主体的建构。

4 非人类叙事建构的功能与效果

波多黎各鸚鵡作为非人类叙述者进入叙事中心后,首先改变了“大寂静”的含义。在科学语境中,“大寂静”指向费米悖论所带来的宇宙沉默。文本写道:“费米悖论有时被称为大寂静,宇宙应该是拥挤和热闹的,但事实却是令人不安的寂静。”按照这一理解,寂静来自宇宙深处,来自人类尚未接收到外星智慧生命的回应。然而,鸚鵡叙述者将这一宇宙尺度的沉默转向自身的处境:“遥想几百年以前,我的种族曾经繁荣昌盛,我们的声音在亚马逊丛林里此起彼伏,但如今我们即将消亡,很快那片雨林也将如宇宙般沉默不语。”[2]

“大寂静”的语境转变是小说重要的叙事效果之一。它使“大寂静”从天文学问题,转变为物种灭绝的生态现实。人类凝视宇宙,渴望宇宙深处的回应,却没有意识到身边的雨林正在失去声音。在这里,小说“将代表宇宙沉默的费米悖论与雨林即将到来的沉寂联系在一起。”[11]“那无声的夜空实际上是一片沉默的坟场,”而现在“很快那片雨林也将如宇宙般沉默不语。”[2]由于人类对外星智慧生命的探索,鸚鵡生活的雨林正逐渐变成接近蕾切尔·卡森描述的世界:“一个因所有动物沉默或被人类杀害而陷入寂静的世界。”[12]

其次,鸚鵡发挥了作为非人类观察者的观察功能[4]。这使得鸚鵡能够从外部视角审视人类。小说写道:“人类和鸚鵡共同生活数千年之久,直到最近才想到我们是否也可能拥有智慧。”[2]这句话并不激烈,却清晰指出,人类与鸚鵡长期共处,却没有把鸚鵡看作可能具有智慧的交流对象。这种观察进一步指向人类寻找外星智慧的行为。鸚鵡反问:“他们又怎么可能只凭聆听数百光年外的声音就识别出那是地外智慧生物呢?”[2]在人类视角中,射电望远镜是对宇宙的探索与想象;在鸚鵡视角中,它却暴露了人类理解他者的能力问题。如果人类连与自己长期共处的鸚鵡都难以理解,又如何能够确认来自遥远宇宙的信号就是智慧生命的表达?小说由此将讨论的问题从“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智慧生命”转向“人类是否具备识别和尊重其他物种智慧的能力”。在这里,非人类叙事通过非人类外部视角的观察使人类中心主义具体表现为人类对非人类声音的忽视。

另外,小说中的波多黎各鸚鵡的灭绝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味。波多黎各鸚鵡的消失并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减少。小说中鸚鵡说道:“我们的灭绝并不仅仅表示着一个鸟类物种的消失。我们的语言,我们

的仪式,我们的传统也随之而去。它表示我们将从此归于沉默。”[2]这里的“沉默”不只是声音的消逝,也是一个种群终结。在这里,鸚鵡将种群即将面对的灭绝描述为一种文化层面的损失,而不仅仅是生态与生物多样性层面的损失。它们的灭绝意味着一种非人类文化的消失。由此,小说将动物保护问题从一种机械化的动物观推进到文化层面,取得了更深刻的效果。

最后鸚鵡说:“人类的活动给我们的种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我并不因此责怪他们,他们并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我们罢了。”[2]这句话表明鸚鵡并没有把人类当做直接的加害者。对此,布里安娜·伯克(Brianna Burke)在分析小说结尾时指出:物种灭绝并不总是来自直接恶意,也可能来自人类长期的忽视与冷漠[13]。这也说明,小说在这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其实更倾向于揭示一种来自人类对自然与其中非人类生命的一种更日常、更隐蔽的忽视。

小说结尾,鸚鵡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保重,我爱你。”这句话源自阿历克斯临终前对佩珀伯格的告别,在《大寂静》中,却成为波多黎各鸚鵡留给全人类的最后声音。面对即将到来的灭绝,鸚鵡没有控诉,也没有愤怒,而是以一句平静的道别结束了叙述。“你保重,我爱你”这句话之后留下的,是“一种延伸到叙事结束之后的沉默”,产生了“空洞而痛苦”的余韵[13]。这种结尾处理使小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更有力量:鸚鵡越是平静地告别,读者越能感受到非人类声音被忽视和即将彻底消失的沉重。

不过,《大寂静》中的非人类声音并非对鸚鵡真实语言的直接呈现,而是建立在人类语言和文学叙事基础上的一种文学建构。鸚鵡的思考、情感和表达都必须借助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形式进入文本,这意味着小说并非试图还原动物自身的语言,而是通过文学想象赋予非人类发声的可能。但这一点并不削弱小说的深刻意义。就如王宁所言:“文学的人学维度永远不可摒弃,”而同时“它并不能涵盖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全部。”[14]尚必武也指出,非人类叙事并不是要否定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也不是否定“文学是人学”,而是要加深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使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4]。由此来看,《大寂静》正是通过这种被人类文学建构出来的非人类声音,进一步展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人类是否真正倾听了非人类生命,又是否愿意承认它们的声音同样具有意义。

5 结语

《大寂静》以波多黎各鹦鹉作为叙述者，将人类对宇宙智慧生命的探索与地球上濒危动物的处境联系起来，在两者的对照中展开非人类叙事。小说中，鹦鹉并非单纯作为濒危动物被书写，而是通过“我们”的叙述声音进入文本中心。由此，“大寂静”由费米悖论中宇宙的沉默转化为人类长期忽视非人类声音的隐喻。小说虽然无法真正呈现鹦鹉未经中介的原初语言，却正是借这一被文学建构的非人类声音，读者得以从鹦鹉的讲述、观察与告别中重新思考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和可能带来的危机。这种思考或许是必要的，正如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在访谈中指出的：“为了让我们这一物种在未来仍有生存的机会，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并学会接纳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大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其他生物或优于其他生物。”[15]特德·姜并未简单地书写一个物种消亡的悲剧，在最后，鹦鹉留下“你保重，我爱你”的告别，将一个问题留给读者：当非人类生命在表达时，人类是否真正愿意倾听它们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Rothman J. Ted Chiang’s soulful science fiction [J]. The New Yorker, 2017, 5.

[2] 特德·姜. 呼吸 [M]. 耿辉,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3] Roffe J, Stark H. Deleuze and the nonhuman turn: an interview with elizabeth grosz [M] // Deleuze and the Non/hum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5: 17-24.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453693_2

[4] 尚必武. 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 [J]. 中国文学批评, 2021, (04): 121-31+58.

[5] 胡志红. 文学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生

态批评对生态文学中“放弃的美学”的探讨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94-99.
<https://dx.chinadoi.cn/10.3969/j.issn.1006-0766.2006.03.016>

[6] Vint S. Animal alterity: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 [M].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https://doi.org/10.5949/UPO9781846316135>

[7] 李亚飞. 虚构叙事中的集体声音——论“第一人称复数”叙事的形式与意义 [J]. 国外文学, 2023, (2): 1-9.
<https://doi.org/10.16345/j.cnki.cn11-1562/i.2023.02.001>

[8] Benjamin W.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J]. Selected writings, 1996, 1(1): 62.

[9] Pepperberg I M. The Alex studies: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of grey parrot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041998>

[10] 陈佳冀. 与他者共生：当代跨物种叙事的现代性批判与伦理重构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57(1): 77-85. <https://doi.org/10.13764/j.cnki.ncds.2026.01.007>

[11] Ferrández-Sanmiguel M. Toward an ethics of affinity: Posthuma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 in two SF narratives of catastrophe [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23, 64(5): 749-762.
<https://doi.org/10.1080/00111619.2022.2095248>

[12] Carson R. Silent spring [M]. Think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2015: 150-155.

[13] Burke B R. Animal Narrators and Resonant Silences in *The Great Silence* by Ted Chiang and *Sila* by Chantal Bilodeau [M]. Literary Animal Studies and the Climate Crisi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2: 153-177.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11020-7_8

[14] 王宁. 后人类时代的来临与后人文主义批评的崛起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4, 44(6): 39-47.

[15] 姜礼福. 人类世、气候小说及环境人文新趋势——斯洛维克教授访谈录 [J]. 外国文学, 2023, (2): 172-180.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23.02.001>